

增補曾胡治兵語錄

蔣 委 員 長 編

增補

曾日胡治兵語錄

蔣中正編

增補曾胡治兵語錄序

太平天國之戰爭，爲十九世紀東方第一之大戰。太平天國之歷史，爲十九世紀東方第一光榮之歷史，而其政治組織，與經濟設施，則尤足稱焉。余自幼習聞鄉里父老所談，已心嚮往之。吾黨總理又常爲予講授太平天國之戰略，戰術，及其名將李秀成陳玉成石達開等治兵安民之方略，乃益識其典章制度之可儀，因欲將當時之軍事，政治，經濟，社會，各種紀錄，搜羅研鑽，編纂太平天國戰史，庶幾使當時革命之故實，諸傑之經濟，得垂永久，而不爲前清史臣一筆所抹殺。余既發願爲此，十餘年來，留心

於太平天國有關係之中外著作，不遺餘力，獨惜材料缺乏，事實不詳，而又不能得一系統之書，以資參考，乃不能不於反太平天國諸書，如當時所謂滿清中興諸臣曾胡左李諸集中，反測其對象。辛亥以前，曾國曾文正全集一書，然其紀載，僅及當時鄂贛蘇皖中一部份之戰事，其他如浙如閩如川貴兩廣與夫北方諸省之戰史，皆非所及。且其所述者，皆偏重清軍一方之勝利，而於太平天國之史料，則十不得一二，因是戰史之編纂，無從着手。洎乎民國二年失敗以後。再將曾氏之書與胡左諸集，悉心討究，不禁而歎胡潤之之才略識見，與左李高之志氣節操，高出一世，實不愧爲當時之名將，由事益知其事業成敗，必有所本也。

。夫滿清之所以中興，太平天國之所以失敗者，蓋非人才消長之故，而實德業隆替之徵也。彼洪楊石李陳韋之才略，豈不能比擬於曾胡左李之清臣，然而曾氏標榜道德，力體躬行，以爲一世倡，其結果竟能變易風俗，挽回頹靡，吾姑不問其當時應變之手段，思想之新舊，成敗之過程如何，而其苦心毅力，自立立人，自達達人之道，蓋已足爲吾人之師資矣。余讀曾胡諸集既畢，正欲先摘其言行，可爲後世圭臬者，成爲一書，以餉同志，而留纂太平天國戰史於將來，不意松坡先得吾心，纂集此治兵語錄一書，顧其間尙有數條，爲余心之所欲補集者，雖無治兵之語，治心卽爲治兵之本，吾故擇曾胡治心之語之切要者，另列

一目，兼採左季高之言，可爲後世法者，附錄於其後，非敢擅改昔賢之遺集，聊以增補格言之不足耳。噫！曾胡左氏之言，皆經世閱歷之言，且皆余所欲言而未能言者也，其意切，其言簡，不惟治兵者之至寶，實爲治心治國者之良規。願本校同志，人各一編，則將來治軍法國，均有所本矣。他日者，太平天國戰史告成，吾黨同志更能繼承其革命之業，以竟吾黨之全功，乃無愧爲吾後起之秀矣。吾同志其勉旃！蔣中正序於廣東黃埔陸軍軍官學校，中華民國十三年十月。

增補曾胡治兵語錄

目錄

- | | | |
|-----|----|-------|
| 第一章 | 將材 | |
| 第二章 | 用人 | |
| 第三章 | 尙志 | |
| 第四章 | 誠實 | |
| 第五章 | 勇毅 | |
| 第六章 | 嚴明 | |
| 第七章 | 公明 | |
| 第八章 | 仁愛 | |

第九章 勤勞

第十章 和輯

第十一章 兵機

第十二章 戰守

第十三章 治心

增補曾胡治兵語錄

第一章 將材

帶兵之人，第一要才堪治民；第二要不怕死；第三要不急急名利；第四要耐受辛苦。治兵之才，不外公明勤。不公不明，則兵不悅服；不勤，則營務鉅細，皆廢弛不治，故第一要務在此。不怕死，則臨陣當先，士卒乃可效命，故次之。爲名利而出者，保舉稍遲則怨，稍不如意則怨，與同輩爭薪水，與士卒爭毫厘，故又次之。身體羸弱者，過勞則病，精神短乏者，久用則散，故又次之。四者似過於求備，而苟闕其一，則萬不可以帶兵，故吾謂帶兵之

人，須智深勇沈之士，文經武緯之才，數月以來，夢想以求之，焚香以禱之，蓋無須臾或忘諸懷、大抵有忠義血性，則四者相從以俱至，無忠義血性，則貌似四者，終不可恃。

帶兵之道，勤恕廉明、缺一不可。（以上曾語）

求將之道，在有良心，有血性，有勇氣，有智略。

天下強兵在將，上將之道，嚴明果斷，以浩氣舉事，一片肫誠，其次者，綱而無虛，朴而不欺，好勇而能知大義，要未可誤於矜嬌虛浮之輩，使得以巧飾取容，真意不存，則成敗利鈍之間，顧忌太多，而趨避愈熟，必至敗乃公事。

將材難得，上駟之選，未易猝求，但得樸勇之士，相與講明大義，不爲虛矯之氣，夸大之詞所中傷，而緩急卽云可恃。

兵易募而將難求，求勇敢之將易，而求廉正之將難，蓋勇敢倡先，是將帥之本分，而廉隅正直，則糧餉不欺，賞罰不濫，乃可固結士心，歷久常勝。

將以氣爲主，以志爲帥，專尙馴謹之人，則久而必惰，專求悍鷙之士，則久而必驕，兵士畢竟歸於豪傑一流，氣不盛者，遇事而氣先懾，而目先逃，而心先搖，平時一稟承，奉命惟謹，臨大難而中無主，其識力既鈍，其膽力必減，固可憂之大矣。（以上胡語）

古來名將，得士卒之心，蓋有在於錢財之外者，後世將弁，專恃糧重餉優，爲牢籠兵心之具，其本爲已淺矣，是以金多則奮勇蟻附，利盡則冷落獸散。

軍中須得好統帥營官，統帥營官，須得真心實腸，是第一義。算路程之遠近，算糧仗之缺乏，算彼己之強弱，是第二義。二者微有把握，此外良法雖多，調度雖善，有效有不效，盡人事以聽天而已。

璞山之志，久不樂爲吾用，且觀其過自矜許，亦似宜於剿土匪，而不宜於當大敵。

揀選將材，必求智略深遠之人，又須號令嚴明能耐勞苦，三者兼全，乃爲上選。（以上會語）

李忠武公續賓，統兵鉅萬，號令嚴肅，秋毫無犯，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等省官民，無不爭思倚重，其臨陣安閑肅穆，厚重強固，凡遇事之難爲，而他人所畏怯者，無不毅然引爲己任，其駐營處所，百姓歡忭，耕種不輟，萬幕無譁，一虛不驚，非其法令之足以禁制諸軍，實其明足以察情僞。一本至誠，勇冠三軍，屢救弁兵於危難，處事接人，平和正置，不矜不伐。

烏將軍蘭秦，遇兵甚厚，雨不張蓋，謂衆兵均無蓋也，囊無餘錢，得餉盡以賞兵。

兵事不外奇正二字，而將材不外智勇二字，有正無奇，遇險而覆，有奇無正，勢極卽阻，智多勇少，實力難

打仗不慌不忙，先求穩當，次求變化，辦事無聲無臭，既要精到，又要簡捷。

儉以養廉，直而能忍。

爲政之道，得人治事，二者并重，得人不外四事，曰廣收慎用，勤教嚴繩，治事不外四端，曰經分綸合，詳思略守。（以上曾語）

古人論將有五德，曰：智信仁勇嚴。取義至精，責望至嚴，西人之論將，輒曰，「天才」，析而言之，則曰天所特賦之智與勇。而曾胡兩公之所同倡者，則以爲將之道，以良心血性爲前提，尤爲扼要探本之論，亦即現身之說法，咸同之際，粵寇蹂躪十餘省，東南半壁，淪陷殆盡，

兩公均一介書生，出身詞林，一清宦一僚史，其餘兵事一端，素未夢見，所供之役，所事之事，莫不與兵事背道而馳，乃爲良心血性，二者所驅使，遂其「可能性」發展於絕頂，武功爛然，澤被海內，按其功事言論，足與古今名將相頡頏，而毫無遜色，得非精誠所感，金石爲開者歟？苟曾胡之良心血性，而無異於常人也，充其所至，一不過爲顯宦，否則亦不過溥有時譽之著書家，隨風塵以殄瘁已耳，復何能崛起行間，削平大難，建不世之偉績也哉？（以下松坡評語）

第二章 用人

今日所當講求，尤在用人一端，人材有轉移之道，有

培養之力，有考察之法。

人材以陶冶而成，不可限孔太高，動謂無人可用。

竊疑古人論將，神明變幻，不可方物，幾於百長并集，一短難容，恐亦史冊追崇之詞，初非預定之品要，以衡材不拘一格，論事不求苛細，無因寸朽而棄達抱，無施數罟以失鉅鱗，斯先哲之恆言，雖愚蒙而可勉。

求人之道，須如白圭之治生，如鷹集之擊物，不得不休，又如螭之有母，雉之有媒，以類相求，以氣相引，庶幾得一面可及其餘。大抵人材約有兩種，一種官氣較多，一種鄉氣較多，官氣較多者，好講資格，好問樣子，辦事以驚世駭俗之象，言語無此妨礙彼之弊，其失也，奄奄無

成廢物，什長不得人，十人皆成廢物，濫取充數，有兵如無兵也。

選哨什長，須至勇至廉，不十分勇，不足以倡衆人之氣，不十分廉，不足以服衆人之心。

近人貪利冒功，今日求乞差使，爭先恐後，卽異日首先潰散之人，屈指計之，用人不易。

人才因求才者之智識而生，亦由用才者之分量而出，用人如用馬，得千里之馬而不識，識矣而不能勝其力，則且樂駕之便安，而斥騏驥之偉駿矣。

古之治兵，先求將而後選兵，今之言兵者，先招兵而並不擇將，譬之振衣者，不提其領而挈其綱，是焚之也，